

《本草纲目影校对照》评介

沈澍农 (南京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江苏南京 210023)

摘要:张志斌和郑金生二位教授完成的《本草纲目》校注本,选用《本草纲目》金陵版最优本日本国会图书馆本为底本,以图文对照为特色,对原书文字使用、引用文献等各种复杂情况作了精心研究,设计了妥善的解决方案。呈现的成果是当今《本草纲目》的最优本。

关键词:本草纲目;金陵本;影校

中图号:R-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3222(2018)03-0153-04

2018年,是古代著名医药学家李时珍诞辰500周年,有关方面举办了多种隆重的纪念活动。张志斌、郑金生二位教授则联手奉献出了他们的力作《本草纲目影校对照》^[1](以下简称《影校》)。

李时珍用近30年时间完成的巨著《本草纲目》,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称之为“1596年的百科全书”,《中国科学技术史》作者李约瑟博士则评价说:“毫无疑问,明代最伟大的科学成就即《本草纲目》,是为本草系列著作的巅峰,……在与伽里略、维萨里科学运动隔绝的人群中,李时珍是一位已经达到很高等级的科学家。”“至今这部伟大著作仍然是研究中国文化史的化学史和其他各门科学史的一个取之不尽的知识源泉。”^[2]《本草纲目》2008年入选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2011年入选《世界记忆名录》。

但令人遗憾的是,这样一部伟大的科学巨著,多年来却没有理想的传本。

《本草纲目》初版是由南京书商胡承龙刻印的“金陵版”,该版由李氏家族参与设计,较为符合李氏原作的面貌,因而也是该书最珍贵的版本。但该书传世量很少,现存世较全本子共9部,其中6部收藏于国外,国内仅有3部,分别藏于北京的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及上海图书

馆和私人藏书家之手。金陵版《本草纲目》无疑具有难以估量的历史价值,但由于金陵版在雕版与印刷质量方面都不甚理想,字迹不够清晰,因此不乏缺字残字。金陵版问世后不久,又产生了江西本,并在此基础上再派生出多种版本。这些后出版本刻印质量较高,但由于主客观原因,出现了一些文本的差错。因此,对于金陵版《本草纲目》这样珍贵的版本,近年国内外也曾有影印之举。影印虽然有存真之利,但在阅读方面却不是很方便。有一种影印本存在着一些误描改,而一般读者对此难以确知,自然更不便于用了。

与影印相对的另一常见传承方式是录写校注。《本草纲目》早先有刘衡如校注本(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77出版),整理者整理之初看不到金陵本,因而是以《本草纲目》江西本为底本校注的;后有刘衡如、刘山永父子联合校注本,刘山永校注本,钱超尘、温长路校注本等,后出者大多基于金陵本校注(还有多种简单校录本,此不赘及)。校注本给读者带来很大方便,但却会程度不等地丢失古籍原貌,而且还会因为整理者理解的偏差而出现错误。例如刘衡如校本在第二十八卷“壺芦(葫芦)”条,将“可以为要舟”一句中的“要”视为衍文删除,而不知“要

舟”即“腰舟”，指将葫芦缀结腰间作涉水之用（后出的刘山永校注本对此已作改正）。至于无意中出错则也在所难免。

因此，采用怎样的方法才能既很好地“存真”，又能最大程度上“便读”，就是摆在张志斌、郑金生二位面前的难题。历经数年，二位以《影校》一书和书中的精心设计奉献了完美的答案。

1 影校对照，相得益彰

古籍传承最常见的方式，一是影印，一是校录。对于《本草纲目》这部名著的深化研究来说，这两种方式单独使用都会有一定不足。对此，《影校》一书以影印和校录并行来解决这个难题。具体说，就是在书的偶数页影印金陵版《本草纲目》原书，而在奇数页对应地录写偶数页图影的原文并加校勘。并且录写部分完全遵照原书影的版式，即行、字基本按原书的位置编排（除原书的双行小字夹注改为单行小字）。如此，读者可以在同一视野中看到两种文本——可在奇数页读到现代整理的文本，又可在偶数金陵原版影印页加以核校；反之，也可以从现代整理的文本看到整理者对原本文字的理解与处理方法。影校对照，相互参比，影印和校录的优势相得益彰。对于《本草纲目》这样一部优秀的古代科技巨著来说，这样的印行方式是必要的，也是值得的。

2 五本互参，难能可贵

现在存世的全帙的金陵版《本草纲目》不足十部。这些本子虽然都是金陵版，但各本都有一些缺损或描改之处，既往研究者利用金陵版通常只能用到一个本子，难免因此而有错失。近年国内影印金陵版《本草纲目》，都是影印上海图书馆藏本或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藏本（国内近年以金陵本为底本作校注时，也大多用了该二本），而与日本国会图书馆所藏金陵本相比，后者较优，又为国内少见，故整理者选择此本为底本。为了补救仅用一本存在的不足，整理者又全面对校了另外四部金陵本：美国国会图书馆（美国国会本）、日本公文书馆内阁文库（内阁本）、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中研院本）、上海市图书馆（上图本）藏本，在诸本有异处加

以校勘说明。能集到5种金陵版《本草纲目》，这是整理者的辛勤搜集才能做到，由此也为本书的成功奠定了重要的文献基础。

3 文字处理，严谨精细

本书校录的文字处理，可能是整理者在具体整理中最费心思的一部分工作。

古籍主体上都用传统的繁体字。中国大陆20世纪50年代以来通行简化字，用简化字整理古代著作较为适应大众的阅读习惯，因而也很为常见。但由于简化字与繁体字不是一对一的对应关系，因而用简化字会带来一部分文字信息不确定。

如第三十八卷《车脂》：“疟疾不止，不拘久近：车轴垢，水洗，下面和丸弹子大，作烧饼，未发时食一枚，发时又服一枚。”第四十八卷《寒号鸟》：“中风瘫缓：追魂散：用五灵脂〔三两〕为末，以水飞去上面黑浊、下面沙石，〔搥干〕研末。每服二钱，热酒调下，日一服。”二例中皆有“下面”，可若以繁体字书写，则前条当作“下麵”，谓加入面粉；而后条则是方位词，当作“下面”。

但是，古籍文字方面的复杂性，又不是只在繁简方面，还有异体、俗字、讹误字等多种情况，也都需要甄别对待，不能一概简单地按《简化字方案》和《异体字整理表》处理。如表示进食义的“吃”，在繁体字中当作“喫”，可是有些义项的用例却不能作“喫”，如第三十八卷《梭头》：“失音不语，病吃者，刺手心令痛即语。男左女右（藏器）。”第四十九卷《鶲鵠》：“炙食一枚，治吃噫下气，通灵（《日华》）。”以及书中数处出现的“吃力伽”（白术，西域名音译），此诸语中就只能写作“吃”。

再如第三十卷《橘·青橘》：“宋仁宗每食后咀数片，乃邢和璞真人所献，名方年草，刘跂改名延年草，仁宗以赐吕丞相。”其中的“方”字，后出诸本改作“萬（万）”，《影校》亦据《普济方》卷二十一同源文献改作“萬”。“萬”讹作“方”，是俗简字再误加点。然金陵本全书以缺点划更为常见。如第一卷《历代诸家本草·本草拾遗》下李时珍附注云：“仰天皮、灯花、败扇之类，皆万家所用者。若非此书收载，何从稽考？”其中

“万”字原书如此(作简体),江西本径改为“萬”。 “万家”二字,粗看可通,细思则无理。刘衡如本于此无校,《影校》则出校指出:“‘仰天皮’乃地衣类植物,非万家当用。据金陵本字顶有一点者常脱去之弊(见毛茛、撒法即等名),故此‘万’当为‘方’字脱首点。”此校甚是。“方家”为中医药常用语,仅《本草纲目》一书中就有数十例之多,如卷一《神农本经名例》引陶弘景语:“今方家先食后食,盖此义也。”《影校》全书中,这样精彩的校正不乏其例。

针对金陵本《本草纲目》文字现象复杂的状况,整理者精心研究,制定了基本原则和特殊情況两大类的规则。基本原则为2条:①异体从正;②俗讹从正。这符合古籍整理的通用原则。特殊情況为5条:①名从主人。如人名韩保昇不改“升”,古地名交阯不改“址”。此外还规定了一些細小原则。如外来药物的音译名,尊重原译名用字,不求统一。故密陀僧、没多僧及燕脂、臙脂、臙肢、臙支等都不予律齐。②释从主人。即依从时珍对某字或某药的解释。如“筍”与“筍”,不同历史时期正异规定不同。时珍极力主张竹之嫩芽用“筍”字,如第二十七卷“竹筍”条云:“今谓竹为妬母草,谓筍生旬有六日而齐母也。”而非竹之嫩芽,则反用“筍”字,如菰筍、芦筍。《影校》保留此二字不同用法,以合时珍原意。③行业用字。如“剗”与“锉”,原义迥别。医药书习用“剗”表示刀斫、砍、切。今《规范字表》及某些语词工具书规定“锉”为正字,与此二字之历史状况有异。故《影校》仍保留“剗”字。④《纲目》用字。《纲目》用字有不同于《规范字表》正字者。如“擎”与“拿”,本当作“擎”,“拿”为后起俗字。如中药名“坐擎草”,就不宜改“坐拿草”。又如现规范“痺”异“痹”正,而金陵版《本草纲目》中,只有“痺”而无“痹”字,故从底本不改不注。⑤歧义从本。谓字义相近而不全等、或是今同古异者,尊重古人之义而不从今例。如前述“喫”与“吃”例。这些原则的应用,使得原书复杂的文字状况的处理有了合理的解决方案,成了保证成书质量的坚实基础。

4 全式标点,深入考证

在标点符号方案中,包含有书名号和专名号。在竖行文中,书名号用波纹线,专名号用直线。全式标点,即采用完整的标点符号系统,而重点就是对引书名和专有名词加以标示。这一工作貌似简单,其实若尝试着手来做,就会发现难题接踵。

从刘衡如先生首次校注开始,各种现代的《本草纲目》校点本都不加说明地略去了书名号。显然这不够规范,但也是事出有因。盖因李时珍著书时对引文出处的标示并无一定之规,或以简称,或以作者的姓或名称,要交代清楚,就得逐一考证。如同一“本经”,有时是书名《神农本草经》的简称,有时指某条经络本体,有时还是动宾短语“本于经典”(即作者所据之经)。显然,只是第一种情况才可加书名号,后二者是不可以加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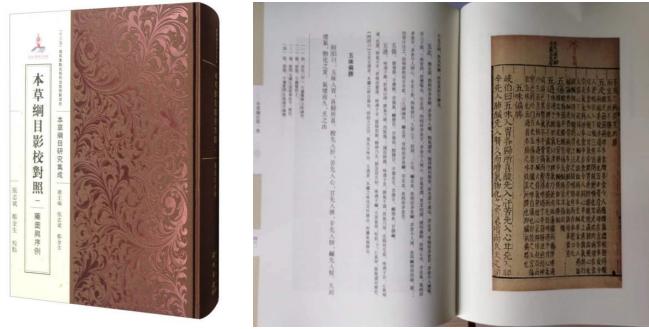
专名号即标示专有名词(地名、人名、表字、别号、朝代名、年号名)的符号。现代书籍中极为少见,但对古籍来说,由于现代读者对于古代文史知识普遍缺乏,若不将专名予以标示,则读者往往不能确知词语的性质。例如第五十卷小序:“犧羊之问,宣父独知;駉鼠之对,终军能究。地生之羊,彭侯之肉,非博雅君子,孰能别之?”此中“彭侯”是人名,还是姓加职官名?实际都不是。《本草纲目》第五十一卷有《彭侯》条曰:“按《白泽图》云:木之精名曰彭侯,状如黑狗,无尾,可烹食。……《搜神记》云:吴时敬叔伐大樟树血出,中有物,人面狗身。敬叔云:此名彭侯。乃烹而食之,味如狗也。”第五十卷《狗》条“集解”亦有述及。故《影校》于“彭侯”二字不加专名号,给读者以正确引导。不少专有名词不容易确认指称对象,标示之后就会较为明确。如梁贞白指梁代的贞白先生(即陶弘景),“唐永徽故事”指唐代永徽年间旧事,“刘宋王微”,“刘宋”指朝代(南朝时刘氏宋朝),“王微”指人,三者都要分别标示为两个名词。全书大量的专有名词,都需要逐一考订,才能正确标示专名号。

因此,全式标点是整理者给自己压的重任,但这也是《本草纲目》研究史上的一次成功创

举,在《本草纲目》的研究上实实地推进了一大步!

《影校》的整理者张志斌、郑金生二位教授是我尊敬的专家,他们研究本草学术特别是研究《本草纲目》多年。2015年,他们获批国家出版基金资助,整理出版《本草纲目研究集成》系列丛书。而《影校》是该系列丛书中基础和核心的重头著作,二位整理者为这部著作定下了高标准,亲力亲为,精心校理,从推出的成书看,确实达到了预期中的高水平。这一系列研究中的另两部也已出版,即由郑金生、张志斌完成的

《本草纲目导读》与由王家葵、蒋森、胡颖翀完成的《本草纲目图考》。前书把研究重点放在指导读懂《本草纲目》;后书把研究视角放在了《本草纲目》一书诸版本图形变化的考订。题材都别开生面,研究也颇见新意。《本草纲目研究集成》项目仍在撰著中的还有侧重于引书考源的研究、词语注释的研究、古代药图品种基原考订、《纲目》后世本草文献集成研究等等专题研究的子书。从已经问世的三部著作看,让人对尚待问世的姊妹篇充满期待!



图注:《本草纲目影校对照》一书第一册封面和页面示例

参考文献:

- [1]本草纲目影校对照 [M]. 张志斌, 郑金生, 校点. 北京: 科学出版社、龙门书局, 2017.
- [2]郑金生, 张志斌. 本草纲目导读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6: 216.

Review of the *Compendium of Materia Medica Shadow Proofreading Collation*

SHEN Shu-nong

(School of Basic Medicine, Nan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 Selecting the best edition *Compendium of Materia Medica*, the Jinling edition from Japan Library of Congress, as the base edition, featuring the comparison of pictures and texts, making an elaborate study of various complex situations such as the use of the original text, citations and so on, and designing proper solutions, the collation of *Compendium of Materia Medica* produced by professor Zhang Zhibin and professor Zheng Jinsheng is the best version of the *Compendium of Materia Medica* at present.

KEY WORDS: *Compendium of Materia Medica*; Jinling edition; shadow proofreading